

# 烽火燎原



1247.8  
34

纪念抗日战争胜利三十周年



# 烽火燎原

渤海地区抗日战争故事集

惠民地革委政治部编

山东人民出版社

一九七五·济南

渤海地区抗日战争故事集

烽火燎原

惠民地革委政治部编

\*

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印刷

山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

1975年6月第1版 1975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00,000

统一书号：10099·127 定价：0.57元

## 前 言

为了纪念抗日战争胜利三十周年和进行一次深入的路线教育与革命传统教育，我们于一九七三年在全区范围内广泛开展了搜集抗日战争革命斗争故事的活动。有近千名工人、社员、知识青年和基层干部，参加了这一工作。搜集了大批宝贵的历史资料，写出了二百六十多篇革命故事，从中选出了一部分，进行加工修改。经过四个多月的努力，选编了这本革命故事集《烽火燎原》。

通过搜集和整理革命斗争事迹，创作革命故事，对于学习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人民战争思想；对于了解在那战火纷飞的年代里，渤海地区人民在党和毛主席领导下，英勇顽强与日本侵略者斗争的光荣历史，学习老一辈的革命精神，发扬革命传统；对于深入开展批林批孔，加强无产阶级专政，都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教育作用。

这次群众性的搜集和整理革命事迹，创作革命故事，是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文艺路线指引下，开展群众性的业余创作活动，来写出这本革命故事集的。在创作活动中，进一步学习了毛主席的文艺思想，学习了革命样板戏的创作经验，在运用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突破真人真事的局限，塑造无产阶级革命英雄形象方面，作了一些努力。但是，由于我们政治思想水平和路线斗争觉悟不高，作品中缺点错误在所难免，诚恳地希望读者给予批评和帮助。

惠民地革委政治部

一九七五年四月

# 目 录

任重道远	王克春	王文 (1)
智擒刁猴头	李友	剑秋 (15)
地下交通站	韩克顺	(29)
闹元宵	董乃德	耿柏 (43)
激流夜渡	陈致庆	(55)
清河炮声	耿柏	张荣新 (70)
虎穴送雷	单连涛	(83)
清中烈火	杨同柱	(96)
沙河武工队	徐夫	(109)
白云山猎手	董乃德	吕宗斌 (126)
大闹虎穴	王舰三	尹峰 (144)
秧歌队长	杨光	李品三 (154)
于大娘	王剑华	(168)
战报催春	张心辉	张斌 (182)
杈林联防队	贾洪岩	(202)
风雨柳林渡	董洪昌	飞雪 (218)
小连成	王世珍	(229)
枣林镇歼敌	郭宝源	杨秋泽 (238)
夺机枪	门克成	任树德 (248)
长桥风云	张荣新	耿毅 董继顺 (257)

## 任重道远

王克春 王 文

一九三九年秋。

这是一个风起云涌的日子。阴沉沉的天空中，乌云滚滚。怒涛狂澜般的乌云，越聚越厚，越压越低。随着一声霹雳，瓢泼大雨倾泻下来。刹时间，雷电和着狂风，狂风裹着暴雨，把整个大地笼罩在阴霾昏暗之中。

路上，迎着狂风暴雨，急火火地奔来一个人。他五十六、七的年纪，两只深亮有神的眼睛，射出犀利的光芒，穿过雨幕，正视前方。雨水正顺着他那花白的胡须往下流淌。尽管风狂雨骤，道路泥泞，他却全然不顾。只知一个劲地前进！他就是清河特委的政治联络员韩武同志。

韩武赶到清河特委，一步跨进办公室，没顾得抹抹满脸的雨水，就急忙掏出一封插有鸡毛的信件，交给了特委负责人田亮同志。

田亮望望浑身上下水淋淋的韩武，边拆信边心疼地说：“老韩同志，快去换下衣服休息！”韩武好象没听见似的，使劲抹了把脸上的雨水，气愤地说：“我们根据地人民不是好惹的。谁胆敢来碰碰，非叫他碰得粉身碎骨不可！”

原来，日本鬼子纠集了伪十六旅三团成殿吉部共一千多人，要向我清河区四边抗日根据地地进行“扫荡”。我不足百人

的地方武装四大队，眼看就要被敌人包围了！

狂暴的风雨猛烈地扑打着门窗，就象敲击在人们的心上。田亮看完四边县委的告急信，稳步踱到窗前，他凝视着外面的狂风骤雨，默默沉思：目前，抗日战争已转入了战略相持阶段，日本侵略者不断遭到抗日军民的打击，深感根据地对它的威胁。敌人这次大“扫荡”，显然是妄图一举摧垮四边根据地，消灭这一带的抗日武装，进而把整个清河地区控制起来……

面临着这突然变化的严重局势，田亮慎重地考虑着对策。

韩武关切地望着田亮，他知道领导肩上的担子是沉甸甸的。因为驻清河区的八路军主力三支队，全部调往鲁中整训去了，特委的主要负责人也随部队一起南下，特委的工作暂时由田亮主持。对这个三十多岁的干部来说，担子确实不轻啊！

韩武正想着，忽见田亮回过头来，果断地把手一挥：“不管敌人多么猖狂，都吓不倒英雄的抗日人民。我们立即组织地方武装，发动群众，开展反‘扫荡’斗争！”停了停，他面向南方，异常深沉地说：“应该写封信送往鲁中，把我们的措施及当前的情况向上级汇报，并希望上级党委在新形势下，尽快地给我们以明确的指示。”

韩武很理解田亮的心情。他赞同地点点头：“是呀，在艰难的时刻，咱们多么迫切需要党的指示啊！”

田亮立即拿起笔，刚要写信，猛然想起韩武还穿着湿漉漉的衣裳，便忙催促道：“你快去烘烘衣服，暖和暖和吧！”

韩武淡然地笑笑，没说什么。他转了转深亮的眼睛，目

光在那张信笺上一停，然后大步走出屋门，向着劈头盖脑的风雨冲去。

田亮写完信，又认真地阅了几遍。这封信要是送到鲁中，上级党很快就会发来重要指示。清河地区的抗日形势，将很快向有利于我的方面转化。那时候，这儿的抗日星火，将燃成冲天烈焰，革命根据地不仅会得到巩固，而且还会逐步扩大……这是一封关系到整个清河地区命运的信啊！可是，要将这封信平安地送到鲁中，却是一项极其艰巨的任务，且不说路途遥远，山水阻隔，更困难的是要闯过敌人的无数道封锁线，随时有被敌人捉住的危险。送信人不只要身强力壮，谨慎细心，还必须勇敢机智，才能战胜敌人，把信送给上级党委。

田亮一边考虑，一边自语：“派谁去呢？”

“我去！”

随着一声宏亮的回答，门被推开了。田亮抬头一看，心中禁不住一阵发热，感动地叫了声：“老韩同志！”

“田亮同志，送信的事就包在我身上了！”韩武跨前一步，急切、坚决地要求道。

望着这个贫农出身的共产党员，他的许多英雄事迹，接连涌现在田亮的眼前——

一次，韩武护送自己去执行一项任务，半路里突然遇上了敌人，两人急忙分头隐蔽起来。敌人晃着贼亮的电筒向自己走来。就在这紧急时刻，韩武毅然将敌人引到他的身边，保护了自己的安全。

时隔不久，韩武转送一份重要情报，不料来取情报的同志刚走出不远，就被特务盯上了。为掩护同志，保住情报，

他故意暴露了自己。来取情报的同志安然脱险了，他却被敌人抓了去。凶残的敌人把他的皮肉割开，撒进盐粒，狠挤狠搓，也没从他口里得到一个字。当他被党营救出来，受到表扬时，他却说：“为了打败日本鬼子和汉奸，别说皮肉受点苦，就是把这堆老骨头全搭上也心甘情愿！”

这位令人尊敬的革命战士，就是这样，对党，对人民忠心耿耿。这次送信任务交给他，可说是再合适不过了。但是，田亮一想到这次送信不比寻常，路上不知道会碰上多少艰难险阻，能让眼前这位年近花甲的老同志去经受那数不尽的艰难风险？他犹豫了。

韩武见田亮有些迟疑，猜透了他的心思。他立刻攥紧拳头，照胸膛“啪啪”捶了两下，放声笑了。然后，收敛笑容，神情严肃地说：“老田，放心吧！咱这身子骨是摔打出来的，我是共产党员，为了党的事业，为了抗战胜利，就是蹬刀山，钻火海，也绝不含糊！”

听了这结实而有力的话，田亮还有啥踌躇的？他搬过凳子，同韩武挨肩坐下，又激动又信赖地说：“这次任务是十分重大而艰巨呀！党相信你能够战胜千难万险，把信送到。我们盼着你的好消息！”说着从桌子上拿起信递了过来。

韩武站起身来，双手郑重地接过信，托在手掌上掂了掂，仿佛要估出它的分量。然后小心翼翼地揣进怀里，仰起头，望望窗外的风雨，收回目光，望着田亮一字字宣誓似地说：“我一定把这封信亲手交给首长，争取早日带回上级党的指示！”说完，转身出门，身后溅起一溜高高的水花……

雨止风息。韩武告别了熟悉的同志和战友，踏上了艰辛

的征途。他头戴一顶黑毡帽，身着粗布青裤褂，腰束一条宽裕带，脚穿软帮厚底鞋，肩上担着张罗挑子，雄赳赳地向南直奔而去。正是：

历尽艰辛去鲁中，

出生入死为革命。

参加革命前，韩武十几岁就给地主扛冤汉。后来实在受不了地主老财的窝囊气，一气之下，走出地主的长工棚。从此，他不再沾地主的边了，于是便学张罗。成年累月的勤劳劳动，使韩武变得心灵手巧。虽然没拜师学徒，倒也练出一手好手艺。他给穷乡亲们张的罗，帮圆底紧，扔出去一蹦老高不走样，三年五载使不坏；倘若黑心烂肺的地主老财要他张罗，他就找出种种借口拒绝了。有时实在脱不过，他便草草了事，不出十日九响，就帮散底落了。天长日久，地主老财恨他，穷苦哥们亲敬他。方圆几十里的男女老少，谁也认识这位广大劳动人民赞扬的张罗匠。他参加革命以后，仍然经常挑着张罗担子，走乡串村，宣传抗日，传送情报，进行党的秘密联络工作。今天，韩武肩上又挑起了担子，与往常不同的是，他逢村不停步，遇镇不歇脚。

重任担在肩，心急脚步快。这一日，韩武来到了临淄县境内的曹村。他见大街上冷冷清清，不见一个人影。凭着长期地下工作的经验，韩武立即警觉起来：这里一准有敌人！再仔细一看，村头上果真有俩个伪军哨兵。他不慌不忙，放开嗓门，高喊一声：“张罗——咧，张罗——噢！”就径直朝前走去。

两个伪兵见了，把大枪一横，耀武扬威地咋呼道：“站住！干什么的？”

韩武走上前，慢腾腾地搁下挑子：“张罗的。”

那个长头夹脸，撅出个大下巴，活象张木锨头的伪军喝道：“上哪里去？”

韩武鄙视地扫了敌人一眼，拍打着身上的尘土：“这个呀，可没有准，手艺人走四乡，串八镇，山南海北，天远地近，哪里有活做，就到哪里去！”

另一个冬瓜脸的伪军，不耐烦地翻翻眼皮：“听他唠叨什么，搜！”两个家伙象饿狗争食，各抢住挑子的一头，瞪大贪婪的眼睛，手忙脚乱地扒拉开了。

韩武在一旁站定，默默地装上一袋烟，边抽边盯着那“木锨头”的举动。这家伙正在翻弄那只半旧的小木箱。这木箱乍一看普普通通，仔细瞧却精巧结实。他把木箱上的罗圈、罗底、竹条、藤篾扔了一地，嘴里骂骂咧咧：“他妈的，连一样值钱的也没有！”说着“砰”的一声，倒扣过箱子，伸手就抽箱底板。韩武看得真切，双眉陡地一挑。那封信就藏在这双层箱底里，怎能容你这畜牲乱动！在这紧急的当口，韩武灵机一动，鼓起腮帮，将衔在嘴上的烟杆一吹，一颗烟核儿不偏不斜，单单落进“木锨头”的脖领里。“哎哟！”这家伙一声尖叫，脖子一缩，忙抽回手来“啪”地朝后颈上拍去。狠命抓了几下，象锥子攥了腓，痛得直咧嘴，气急败坏地嚷道：“该死的老家伙，胆敢生法烫老子！今天我就打发你回去！”说着就要动手动脚。

韩武理直气壮地说：“我站上风头，你在下风头，烟灰还不朝你身上刮！谁叫你做事顾前不顾后呢！”几句话，噎得“木锨头”喉咙里象卡了块肉骨头，吐不出，也咽不下。明明听出是挖苦他，想发火可又抓不着“拿手”，只得忍气吞声。韩

武心想，不能再耽误功夫了，送信要紧！他知道这两家伙无非是想点“外快”，便磕掉烟灰说：“我一个穷张罗的头天出来，还没开张，二位要用钱花，前面村里有欠账的，待会儿回来有你用的……”

两个伪军四只贼眼一挤，肚里嘀咕：看样捞不到油水了，再缠磨也白搭。“冬瓜脸”威逼道：“在这儿等你，到时候不拿来，可别怨老子不讲情面！”

“木锨头”被烟火烫得生疼，还窝着一肚子火没发作出来，便一脚踢翻箱子，悻悻而去。

韩武忙搬过箱子，细细瞧瞧箱底仍旧好端端的，他麻利地收拾好家什，挑起扁担，继续急急赶路。

韩武边走边想：看样子这一带是敌占区，必须赶紧离开！他把扁担熟练地一拨，挑子从左肩转到右肩，心里顿时一喜：不挑担子，目标不是更小，走得不就更快了吗？围近的乡亲们认识我，干脆装作要账的轻身快去！

打定主意，韩武遂将张罗挑子换成钱褡子。他系紧鞋帮，蹀开长腿，晃动双肩，风风火火，往前趲行。腰间一嘟噜烟具摆来摆去。尤其是那只火筒，被阳光一照，忽闪忽闪地直发亮。

这火筒是韩武自己精心制造的：枣木红心，光滑美观。摸底细的人都知道，这火筒是双层的，刻有槽沟细棒，套好后别人休想抽开。口上的接茬本来就异常严实，再用烟油子一抹，更不露一丝破绽。眼下那封珍重的信就夹在里面。

已是晚秋季节，败叶枯草，被风卷起，在半空中飘旋。沿途鬼子、汉奸烧杀劫掠。附近的村庄里，不时传出喝骂声和哭喊声。这更加激起了韩武的满腔仇恨。他积下一肚子的

怒火，全化成无穷的力量，变为完成任务的坚定信念。两条腿越迈越急，一股劲地往前急行！

跨沟涉水，穿村过镇，韩武来到了靠近胶济铁路的车马村。这里敌人防守很严，鬼子、伪军凶神恶煞似地盘查着行人。韩武警觉地观察着四周，正盘算着如何对付各种意外的情况，忽然，扑上来三个便衣伪军。为首的是个歪戴礼帽，手持短枪的小头目，这小子五官没长在正埕儿上，斜眼吊鼻，一看就是个刁诈东西。他疯狗似的眼睛，一看见韩武背的钱褡子，就抢先抱进怀里，把几个零钱抠索净掖到腰包里后，才吐了个“搜”字。另两个伪军早红了眼，巴不得这一声，两人一前一后，从头顶摸到脚跟……

韩武神态自若，稳当地站在那里，冷眼对视敌人。那小头目斜眼一瞪，见韩武相貌堂堂，暗自猜疑：这人好扎眼，说不定是个八路。若真查出了八路，哼！老子升官发财的运气可就来了……他那滴溜溜的贼眼珠子不住打量韩武，最后，瞅上了那串烟具，一把抓在手里，折断烟袋杆，拧下铜烟锅，撕破烟荷包，拽出火筒里的引火杆，翻看了一阵，又狠狠摔在地上。

韩武心里又气又急又紧张，但他知道，这时神情稍一有点变化，就会增加敌人的怀疑，就会出岔子。他极力镇定下来，显出十分坦然的樣子。伪军队长见韩武不动声色，又没搜出什么，便恶声恶气地问：“干什么的？”

“张罗的！”

“为啥没有家什？”

“要账。”韩武镇定地指指钱褡子。

另一个歪嘴伪军抻抻脖子说：“队长！这老东西一闷头

子往南走，怕是给八路送信的吧？”

韩武放声大笑道：“哈哈！真给八路送信的，料你们也难认出来。”正说间，一队日本兵押着一群人走来。伪军队长用枪一指：“走，修炮楼去！”

韩武一听，急得周身的热血直往头上涌，他真想挥起拳头，打倒狗汉奸，拾起装信的火筒跑出去。可是，如今是在狼窝里，硬拚不成。他慢慢冷静下来：先走走看，不能让敌人生疑心，无论如何，得想法把火筒拿到手。

韩武跟着人群走了三五步，就假装提鞋，趁那几个伪军不留意的空儿，他退了几步，抓起火筒，撒腿就跑。冷不丁一把刺刀挡住了去路，一个日本鬼子吼道：“逃跑死了死了的！”

韩武夹在人群里走着，心情象大海的波涛翻腾不已。党对自己无限信任，把这么重大的任务交给了我，可万万不能辜负了党和人民的期望……

人群停下了。一个伪军可着喉咙喊：“都在这儿老老实实修炮楼！”韩武往四下一看，南边不远就是铁路。他眼睛一亮，脑子里闪出一个念头：一定瞅个空儿跑过铁路去！

想过铁路可真不容易啊！日本鬼子为保证军械物资的运输，对这铁道线的守护实在很严。又加八路军和民兵时常出动，扒轨截车，突然袭击，闹得敌人胆寒心惊，一遍又一遍增调兵力加强布防。今天在这里修炮楼，鬼子伪军更是如临大敌，周围五步一岗，十步一哨，将押来的老百姓里三层外三层，象铁桶似的围在当中。想从这儿跑出去，除非胆壮机智的人，是不敢生这个念头的。

且说韩武闪动亮晶晶的眼睛，留神往南一瞥，这儿距铁

路约摸三几十丈远，心里有了主意。他把装信的火筒掖牢，紧了紧宽裕带，为了不引起敌人的怀疑，他装得很卖力气，摆出副搬大石头的架式，挨近了铁路。搬起一块石头，正欲挪步，忽听“呜——”汽笛长鸣，一列火车拖着笨重的车厢，由远而近，“啞啞哐哐”疾驶而来。就在这一瞬间，韩武两眼闪出英勇无畏的光芒，把石头猛劲一扔，“刷”地一个急转身，将身后一个鬼子推了个仰八叉，拔腿直朝铁路冲去……

旁边的鬼子和伪军，被这突然的情景惊呆了，愣了多时，才想起去追赶。

长长的列车，轰轰隆隆飞驰过来了！

鬼子和伪军嚎叫着追上来了！

人急猛如虎，韩武“腾”地跃上路基，火车已近在咫尺！说时迟，那时快，就见他腰身一躬，“嗖”地一个箭步窜了过去……

火车犹如一头暴怒的狮子，呼啸着撞过来。一大群鬼子和伪军被挡在铁路北边，干瞪着眼数车厢，等列车过去，韩武也早无影无踪了。

韩武一气跑出八九里路，回头看看没有敌人了，他顾不上擦擦淋漓的汗水，赶忙摸出火筒，抽开一看，信还好好夹在里面，他眼角上堆起两朵菊花纹，欢悦地笑了。

这时，韩武才感到着实累了，浑身的筋骨就象散了架，腿也象不是自己的了。刚一迈步，就觉得一阵恶心，眼前冒出一簇簇金花花。他定定神，挺住身，见前边横着一条小河，便挪动沉重的腿脚，艰难地捱到河边，俯下身子，“咕咚咕咚”饱喝了一顿水，又洗了洗脸，才略微清醒了一点。

胶济线闯过来了，再往南就是山区了。韩武耳听河里汨

汨不息的流水，眼望漫长曲折的征途，心里思谋着下一步的行程怎么走。前边是敌占区与根据地的交界处，敌人保准封锁更严。早先张罗没到过这儿，没有熟识群众的方便条件，再以要账为名当然是不行了。再说，没了烟袋，火筒也不能用了。咋着才能把这封信藏得保险，不让敌人搜去呢？

西山把夕阳接进怀里，落日的余晖洒满群山。一天的奔波，使韩武双腿痠痛难忍。他想揉揉腿，舒舒筋，手一触到左腿肚子，只觉得一阵钻心的疼，低头一瞧，一道深深的血口子还在往外渗血。韩武记起来了，这是飞跨铁路时，由于用力太猛，跌在一块尖石头上划破的。当时只想着快跑出去、保住信，一点没觉得腿疼。现在，看看血口子，韩武的眉头蓦地展开了。他随手抓了把细土往伤处一搯，兴冲冲地朝一个小山村走去。

又一个清晨，冷风嗖嗖，霜重雾浓。韩武行进在峰峦起伏的鲁中山区。他攀陡崖，跨深涧。经过许多天的长途跋涉，鲁中抗日根据地渐渐近了。一想到快要见到亲人八路军和上级首长，韩武的心情，就和孩子即将看到离别已久的母亲那么高兴。连日来的劳累艰辛，一下全都忘得光光的了。只觉得浑身劲鼓鼓的，一口气跃过金牛山，又登上后龙峪，只要再翻下前龙峪，那边山下就是我们的天地了。

韩武攀上前龙峪山顶，屹立在山岩上，手拈胡须，充满激情地俯瞰山下。他象望见金艳艳的阳光下，红旗飘舞……顿时通身又增添了劲头。

暮霭蒙住了山尖，夜色悄悄围了上来。韩武睁大敏锐的眼睛，留神察看一下四周的动静，便顺小路走下山去。他从围近的老乡那里打听到，鬼子在这座山上筑有好几个暗堡，

死死卡住了通往根据地的道路。都说来到这里的人若让鬼子逮住，不死也得脱层皮。

韩武机警地绕过了几处暗堡，刚转过一个山坡，突然碰上了两个巡逻的鬼子，连扭带拖把他拽到一座暗堡前。这时，从暗堡里走出一个矮鬼子，腰上吊柄指挥刀。韩武一看，知道是个小队长，腭后跟了一个瘦脸翻译，象条摇尾乞食的丧家狗。

两个巡逻的鬼子哇啦了一通，没等鬼子队长开口，狗翻译就嚎叫道：“想往八路那边跑，今天就叫你先过鬼门关！”

韩武怒视敌人，冷冷地说：“我腿上长疮，要到山南寻名医治疗，哪知道啥八路九路的！”

鬼子队长叫翻译检查，狗翻译提起韩武的裤腿一看，真的有一贴膏药贴在腿肚子上，他“哧”地一声揭下了来，用电筒一照，上面粘满脓血，手象叫蝎子蛰了一下，慌忙摔掉膏药，掏出手帕擦了一遍又一遍。

原来，从那天穿过胶济线以后，韩武讨换来一贴膏药，一片瓦金纸。把那封举足轻重的信用瓦金纸包好，粘在膏药和布片之间，贴在腿肚子的伤口上了。这道伤口，韩武根本没放在心上，他只惦记着快赶到鲁中，完成送信任务，根本无心顾及伤口的疼痛。这样连冻带磨，伤口就化了脓。

韩武对当前的处境看得很清楚，敌人虽然没发现信，也不能轻易放过他。果然不出所料，鬼子拿来一根粗麻绳把他捆了起来。嗜杀成性的鬼子队长，恶狠狠地抽出了东洋刀……

天象陡然阴了似的，更昏暗了，山风吹拂着韩武苍白的须发，吹拂着他那饱尝艰辛的脸面。在这生死关头，他挺胸